

潘館錄

遼海叢書

之一
本園

敘

瀋館錄者朝鮮世子被質於瀋陽時之紀事也清太宗崇德元年冬

親征朝鮮翌年正月朝鮮國王李倧

即仁祖憲文王

力盡請降以世子湣及

王子鳳林大君湔爲質子留於瀋陽者八年當日世子等所居之館

即在瀋陽城德盛門

即大南門

內今猶稱其地爲高麗館此錄即撰於是

地也前十餘年日本內藤湖南博士彙刊滿蒙叢書內有瀋陽日記

一種考其所撰解題謂自崇德二年丁丑正月三十日朝鮮國王出

南漢山城之時始至順治元年甲申八月十八日清世祖定都北京

啓行之前二日終八年之間逐日記載細大不捐又別有瀋陽狀啓

與日記相表裏蓋日記爲在館中之紀事而狀啓則以其紀事時時

送呈本國政府者也嗣因叢書停刊日記僅印至崇德七年壬午十

二月狀啓則未及付印究心遼東故實之士憾不得窺其全豹蓋已

久矣曩者朝鮮人彙刊廣史一書

不詳何年

內有瀋館錄七卷頗不易得

上虞羅叔言先生藏有鈔本出以相示余取與瀋陽日記互勘其文不必逐日皆有而有則必與之同又錄狀啓於書中首尾略具此實爲日記及狀啓之簡本狀啓既未之見日記亦無完本讀此可得其十之八九是亦難得而可貴矣是錄雖亦始於丁丑正月三十日而終於甲申八月十五日較日記本少三日又考朝鮮世子之遣歸在甲申十一月庚戌王子鳳林大君之遣歸在乙酉三月丙午

俱見東華錄

而甲申八月十八日以後無紀載者清廷西徙無事可紀故也清初諸臣漢字之譯名殊無定準如清太祖實錄經數次之修改而譯名前後不同其明證也重以朝鮮人音讀稍異譯名之歧異更不足怪矣此錄稱岳託曰要土杜度曰頭頭豪格曰虎口英俄爾岱曰龍骨大阿巴泰曰押大馬瞻曰馬沮皆由耳受而以漢字書之其音亦可謂之近似矣其稱龍馬二將者謂英俄爾岱與馬福塔也然所建之三田渡碑亦稱英馬二將未嘗改英爲龍是清廷之譯名後來亦有

定字而朝鮮未盡遵用耳又太宗出征及凱旋至瀋陽東關堂子祭

告實錄及東華錄皆備載之而此錄稱曰東門外城隍廟或作城隍祠城隍堂

考瀋陽都城隍廟在城內建於元代而清初未嘗別建新廟則所謂

城隍廟者即堂子也錄中屢稱大衙門為清帝朝會治事之所蓋即

後來之大政殿原稱篤恭殿者盛京通志謂崇政殿舊名篤恭殿此殊不然東華錄天聰十年四月丁亥

定宮殿名大殿為篤恭殿正殿為崇政殿篤恭殿蓋為大政殿之舊名其曰伊魯者懿路也夫河者蒲

河也伊州者義州也以與朝鮮義州同名故改義為伊其曰八高山

者八固山也即八旗也遼東新城者指太祖新建之東京城而言亦

稱遼陽城曰遼東舊城曰夫之者夫人也譯漢則曰福金或作福晉錄中

注云夫之猶闕氏是也凡此皆略可考按不勝樓指是錄為留館諸

臣所記又有所謂西行日記鳳凰行中日記即為世子從征及赴鳳

凰城時所記皆與館中日記兩存而參敘其中內藤博士謂此書為

清初貴重之史料可與實錄互相發明又視魏源聖武記為正確其

論誠不誣矣微聞朝鮮京城諸彥已將瀋陽狀啓付諸景印殺青有
日而日記尙無完書茲先取是錄付印藉以導之先路或爲留心遼
事者之所許又稻葉君山博士頃以新得宣氏瀋陽日記四天聰見示
亦清初史料之一種並附於後備參考焉金毓黻校竟記

藩館錄卷一

丁丑正月三十日世子隨大駕出南漢西門就所波串營中行禮畢
世子陪殿下坐于壇上東邊嬪宮及兩大君一行至自江都嬪宮及
兩大君夫人留處營外兩大君率江都從官入行禮禮畢大君坐于
壇上兩邊行宴享禮禮畢世子陪殿下出營外拜謝申時殿下還都
城隣坪大君及大君夫人從還都城世子嬪宮鳳林大君及夫人仍
留次江上營中 二月初一日世子送譯告于九王請入覲都城九
王許之世子入都城日暮後還營 初二日皇帝北還 初三日世

子渡江暮抵西江倉後駐山坡夜深天黑薪水具乏夜將半始定寢
所進夕水刺 初四日兩宮早發巳時到望遠亭

亭在楊花渡江處

江上頓

營 初五日世子入都城馬將夾駕而行申時還營 初六日大駕
出自都城至營中申時還都 初八日九王北歸世子離發望遠亭
下到昌陵上自京城出幸與九王相見因與世子相別申時世子止

宿于高陽村舍 二十五日在鳳山狀啟今番節目講定時三公六卿質子入送云而右議政李聖求之子則其長子死於江都其次子十六歲兒方在清陣中若推尋則以質子給之之意在京時已爲開說爲白有弥工曹判書具宏之子仁慶禮曹判書姜碩期之子文明叱分入往爲白乎矣其餘弥未及定奪入去瀋陽之後若還一推問則何以答之爲白乎喻此最關緊事令廟堂急速商確指揮爲白齊三月十三日在永柔狀啓清兵至今遍滿道內搶掠之患逾往逾甚子遺竄伏之民處處被擄臣等雖力言於九王使之禁斷而遠處軍兵令有所不行未能一一刷還分叱不喻農節方急頓無耕作之望所見慘惻而亦無奈何是白齊 十五日世子留德淵永柔地義州府尹林慶業以狀達來庶尹洪翼漢斬殺於瀋陽事也 十七日平安兵使柳琳狀達馬夫大初則請兵萬二千五百兵使柳琳累次爭詰夫大往見小土還減定五千名云云 三十日渡江 四月初十

日世子早朝離發白塔坪渡混厚江清人將設郊宴使之小憇江邊
龍骨大等設帳幕於城外五里許良久請行去帳幕一馬場金石乙
屎來言皇帝設宴諸將在此不可騎馬直入世子步入骨大等先招
宰臣講定禮貌後世子及宰臣北向三拜九叩頭以謝後世子與骨
大相揖各就帳幕酒三行而罷骨大且言皇帝有令嬪宮及大君夫
人不可乘輜入城諸從臣爭之不得至城底舍輜騎馬以行入處客
館八王及其皇帝各遣人把守館門 十三日狀啟昨日朝以皇帝
分付招臣等於戶部龍骨大傳言曰即者我國之人自平安道入來
言得捷報云此甚喜報且平安兵使軍官二人與我國人偕來爲
如可一人則馬病落後於通遠堡一人則今當入來來則即送于世
子所館所此意須達於世子前云而辭色之間喜氣動人爲白如乎
未久平安兵使軍官持狀達來到爲白有去乙槩問其曲折則與龍
相將所言符爲白在果其間事狀則平安兵使想必具由馳啓不敢

煩瀆爲白臥乎事

同日在瀋陽狀啓龍將又曰質子幾人不來臣

曰某某人來某某人避兵之時散落遠處未及還集兵曹判書之子死於中路未來者則不久當來龍將曰質子家屬何不來乎臣曰此亦避兵未還且今行之人不勝數多質子家屬亦何能一時率來乎龍將曰此言是矣旣不能一時入來未來質子及其家屬待秋成入來雖已發程盡爲還去以待來秋可也臣曰質子講定時吾未參聽三公及六卿之子以時任入質乎以當初入來者仍爲留置乎龍將良久默思曰以時任之子質之可也臣曰然則我國相卿遞代無常若以時任之子質之則亦爲交遞乎龍將曰此亦交遞矣 十五日骨大求見宰相及講官一人賓客南以雄朴簪朴潢輔德李命雄往骨大以尹集吳達濟出置庭中問以殺與不殺宰相爲之請不聽而殺之 閏四月初五日世子赴請龍骨大在禮部以俟世子入就西壁坐大君差後九王十王在東虎口要土頭頭在西以騾一駱駝一

牽至以示曰此蒙古遠方所獻而非家畜也乃野獸也又以黑狐皮
出示蓋以爲靈瑞也奏雜戲酒一行而罷 五月初二日義州府尹
林慶業來請人置之西館不許來謁世子 十四日金汝翎以其皇
帝之命來書世子諱字及兩大君名字以去 十六日龍骨大沙波
馬夫大來見世子曰平安兵使柳琳義州府尹林慶業皇帝有命招
之而柳琳稱以本道多有策應之事挾詐不來只送林慶業此甚無
爲自此當報知國王而世子亦須其聞世子措辭答之 十七日許
被擄人賣買清人聚集所俘男女於城門外其麗數萬或子母相逢
或兄弟相見相持呼哭哭聲動天地鄭命壽金汝翎以其皇帝之命
來言皇帝明日請見世子世子當冠帶而往見宰臣等言世子自山
城直到於此冠帶何暇持來此則汝等之所知皇帝之所察命壽去
骨大求見宰臣宰臣往龍骨大曰使八高山諸人直守牆外者以世
子來此未久恐有下人輩濫雜之弊也今則既定舍館令撤去禁職

下人諸宰臣當任其責 十八日鄭命壽來皇帝請見世子世子大君赴請到大門外下馬少憩路邊舍門入庭行禮就坐西壁如初沙迄里子襲封王爵者要土頭頭在西九王十王虎口押大在東使臣亦進表行禮于庭中禮畢就西庭坐蒙古大臣入庭行禮畢就東庭坐行茶一鍾而罷 二十日林慶業還出 二十四日狀啓被擄人贖還事段逐日聚集於城外使願贖人各自尋覓買之而索價刁蹬罔有其極至於士族及各人父母妻子等論價之多至於累百千兩以此贖出極難人皆缺望呼哭盈路其中單子無親戚之人則只待早晚公家之贖還日日哭訴於館外慘不忍見爲白齊講和後被擄之人亦不知其幾而渠等所言不可取信是如專不聽理爲白乎弥若或自中告訴摘發者則皇帝許令刷送乙仍于前後所給男女并幾口留置館中爲白有如乎今番使臣一行夫馬爲先出去者一時各其土鄉良中分送次以平安監司處出送爲白乎弥一行員役人

等所贖人口段置爲先出送爲白齊前日尹集吳達濟等不知何以處置爲白如乎去四月十九日龍將等招臣等三人及兼輔德李命雄衙門坐定後引出尹吳兩人於前以皇帝之命傳言曰此人等罪宜可死而特以人命之重欲爲全活許令率妻孥入來仍居此處云則尹集則以爲經亂之後不知妻子存沒徐當聞見而處之吳達濟則以爲至今忍死到此者萬一生還則庶欲復見吾君與老母矣果若如此則生不如死云渠等不念皇帝全活之恩抗言如是今不可得貸矣未知諸官之意如何爲白去乙臣等答以此人等俱以年少且切戀君親之念妄發如此若終始曲全則豈非千載之美事再三懇喻而終不得免慘不忍見爲白齊其奴三名則送于臣等之處爲白有如乎今番並只出送爲白齊五月二十六日清帝請見世子世子大君往設帳幕於寢門之外除拜禮與之相見旣就坐世子避席而言曰千里作客特蒙皇上推誠款遇不勝惑拜帝曰唯世子復

言曰言語不通皇上有言我不能省我有所懷不能自陳無任沓沓
清帝曰是清帝言宰臣曰久客獨宿何以自堪宰臣曰伏蒙皇帝念
及微臣不勝惶恐清帝曰鰥居獨宿睡必不成因大笑宰臣拜曰再
蒙勤念尤極惶恐清帝曰爾言有意我已會之設宴酒三行而罷
六月初六日狀啓即刻使臣臨發龍馬兩將來請謁世子前辟左
右密達世子前曰吾兩人非但自初往來且知皇帝之意兩國旣爲
一家凡事不可不以實相告一事之信可見本情一事之不信舊好
盡敗豈不信哉實若誠信相孚則世子亦豈久在於此哉今聞前往
南朝使臣已回云必有勅書不可開見仍封入送甚當云世子答曰
有大於此者亦遵皇命況此南朝勅書有何難而不爲入送乎但自
前使臣之回有有勅時有無勅時今番之行未知有否而設或有之
我國必已拆見元封入送勢或難矣龍將曰此言則是矣雖已開見
元本從速入送可也云云世子答曰此意當于使行言送啓達龍將

曰使行若到京後啓達則必致遲緩通遠堡即送一人馳啓云云爲
白齊 十二日龍骨大招宰臣曰聞柳琳今到遼東渠初違皇命迫
而後來何其詐也其遣行中官員一人諭之還送因將此意啓知大
朝乃遣宣傳官邊宥賚狀啓而去 十八日鄭命壽來言明日皇帝
當出東門外世子大君亦當從之且皇帝以下皆不帶牽馬人世子
大君亦自執鞚朝鮮馬悍故已傷此處馬十匹矣 十九日辰時清
帝率諸王貝勒以下諸將詣其所謂太廟奠酌而來世子大君亦隨
而往還 二十二日兵部移咨義州令輸攻島所得戰具於鳳凰城
火藥七萬六千四百九十斤他物稱是 七月初七日禮部送言曰
來十一日皇帝將有祀事世子大君亦自明日致齊而隨參 十一
日清帝祭其宗廟世子大君如前往還 十八日使朴魯致銀卓一
銀函一孔雀羽百柄鏡二銀粧刀大二中四銀粧隱現刀四入絲折
粧刀二三色扇七十胡椒三斗大君致銀爐一銀煎子一柄鏡一銀

粧刀大一中三銀粧隱現刀四入絲折粧刀二三色扇五十胡椒二斗轉進清帝 二十一日虎皮者晉所二博士以其皇帝之命持蒙書二卷而來請世子大君而學之世子曰皇帝欲教之意誠爲感激但語音不通不可猝然學得若先教年少從官則余亦漸次曉解矣博士曰俺等只承往教之命宜令朴簪將此意往通於禮部朴簪往言之禮部還持蒙書而去 二十七日狀啓初七日夕禮部送言曰來十二日行大祭故皇帝及王子諸將初八日爲始闕門外設帳幕入清齊世子亦可清齊云臣等以依爲之意答送爲白有如乎及至十一日平明皇帝率王子及諸將出往於東門外前日祭所而世子教是亦隨行往參教是白乎矣今番則前後之閣皇帝皆親自行祭而禮數有加臣等問之則曰後閣設四位神主者乃追尊四代者也前閣設兩位神主者乃以前汗尊爲太祖享之云而神主則與我國士大夫主神同樣而其坐櫝則飾以金銀極其侈靡祭罷後設毳幕

於廟門之前皇帝入歇其所而諸王等皆招入其內世子亦爲邀請
同坐行茶一巡後罷還爲白齊 八月十七日世子留館所龍骨大
馬夫大來見世子曰今來咨文語意皆是而其中赤子等語似未穩
當若以逃民竄伏跟捕未易爲言則可也諉以情理可矜不忍刷送
則不思之甚也世子大君來此而莫之恤獨於頑蠢小民如是顧恤
可乎世子曰本國豈不念俺等特以君依於民羣怨可畏而水所以
載舟而亦所以覆舟人心向背不可不慮故敢言其事勢之難此非
違越皇帝命終不捉送之意也龍骨大曰本國逃民之難捕勢固然
矣向化之留在朝鮮者尙多清兵撤還之日士卒之落後仍留者亦
必不少而時無一人之刷送者何意也世子曰前日奉使相臣具知
此意而賁咨官辭朝時未及得達故未有回報矣且向化之人皆住
圻甸以西而三南則絕無今番大軍擄來無遺矣我國之民猶且刷
送何愛於向化而不遵大國之令乎且士卒落後似無此理豈以四